

年意

年意一如春意或秋意,时深时浅时有时无。然而,春意是随同和风、绿色、花气和嗡嗡飞虫而来,秋意是乘载黄叶、凉雨、瑟瑟天气和凋残的风景而至,那么年意呢?

年意不像节气那样——宇宙的规律,大自然的变化,都是外加给人的……它很奇妙!比如伏天挥汗时,你去看那张传统而著名的木版年画《大过新年》,画面上风趣地描绘着大年夜阖家欢聚的种种情景,你呢?最多只为这民俗的意蕴和稚拙的版味所吸引,并不被打动。

在腊月里,你再去瞅这花花绿绿的画儿,感觉竟然全变了。它变得亲切、鲜活、热烈、火爆,一下子撩起你过年的兴致。它分明给了你以年意的感染。但它的年意又是哪来的呢?倘若含在画中,为何夏日里你却从中丝毫感受不到?

年年一喝那杂米杂豆熬成的又黏又甜味道独特的腊八粥,便朦胧看到了年,好似彼岸那样在前面一边诱惑一边等待了。

时光通过腊月这条河,一点点驶向年底。年意仿佛大地寒冬的雪意,一天天簇密和深浓。

你想想,这年意究竟是怎样不声不响却日日加深的?谁知?是从交谈中越来越多说到“年”这个字,是开始盘算如何购置新衣、装点房舍、筹办年货……还是你在年货市场挤来挤去时,受到了人们要把年过好那股子高涨的生活热情的传染?

年货,无论是吃的、玩的、看的、使的,全都火红碧绿艳紫鲜黄,亮亮堂堂,生活好像一下子点满灯。那些年年此时都要出现的图案,一准全冒出来——松菊、蝙蝠、鹤鹿、老钱、宝马、肥猪、刘海、八仙、喜鹊、聚宝盆,谁都知道它们暗

示着富贵、长寿、平安、吉利、好运与兴旺……它们把你围起来,掀动你的热望,鼓舞你的欲求,叫你不知不觉把心中的祈望也寄托其中了。

祖祖辈辈不管今年的希望明年是否落空,不管老天爷的许诺是否兑现,他们照样活得这样认真、虔诚、执着与热情。唯有希望才使生活充满魅力……

当窗玻璃外冷冽的风撩动红纸吊钱打着窗户,或是性急的小孩子提前零落地点响爆竹,或是邻人炖肉煮鸡的芬芳窜入你的鼻孔,大年将近,甚至有种紧迫感。如果此时你还欠缺几样年货未有齐备,少四头水仙或二斤大苹果,不免会心急不安,跑到街上转来转去,无论如何也要把这必备的年货买齐。

圆满过年,来年圆满。年意原来竟如此深厚、如此强劲!

如果此时你身在异地,急切回家,那一列列火车被返乡度年的人满满实实挤得变了形,你生怕误车而错过大年夜的团圆,也许会不顾挨骂、撅着屁股硬爬进车窗。年意还是一种着魔发疯的情绪!

不管一年里你有多少失落与遗憾,自怨自艾,但在大年三十晚上坐在摆满年夜饭的桌旁,必须笑容满面。脸上无忧,来年无愁。你极力说着吉祥话和吉利话,极力让家人笑,家人也极力让你笑;你还不自觉地让心中美好的愿望膨胀起来,热乎乎填满你的心怀。

哎,这时你是否感觉到,年意其实不在任何其他地方,它原本就在你的心里,也在所有人的心里。年意不过是一种生活的情感、期望和生机。

而年呢?就像一盏红红的灯笼,一年一度把它迷人地照亮。

(冯骥才)

《物种起源》的作者达尔文在自传中说:“假如我能重新度过此生,我一定不要忘记,至少每星期读一些美的诗句,欣赏一些美的音乐,使我单调的头脑,平凡的心灵,获得滋润,回复自然之美。如果丧失了它,就等于是幸福的丧失。”

读到这里,我盖上书,闭上眼,努力去感觉自己的“非常幸福”。

由于是在家中工作,平时无需卷入人事的纠纷。因为需要的不多,欲望也不高,因此也不必被多余的物质劳役。

这样我就每天都有时间阅读一些美的诗句,也会有机会欣赏一些美的音乐。

从前却不晓得,这样的生活是令达尔文羡慕的好日子。知道以后,益发珍惜,更加得意,连快乐也增值了。

(朵拉)

非常幸福

麻糖

那天下午,暖洋洋而又懒洋洋的阳光在锦江铺陈出一片迷人的温柔,我和几位朋友在江畔的露天茶馆品茗。

在氤氲的茶香里,大家海阔天空正聊得起劲时,远处忽然传来了一阵“叮叮当当”的悦耳声响,回头一望,原来是个卖麻糖的老头儿。

穿着蓝色的粗布衣裳,黧黑的脸上,一匝一匝密密的皱纹,宛如刀铍斧凿般根深蒂固;每一道皱纹都标志着生命里说之不尽的沧桑。他肩挑竹篓,一边缓缓地走着,一边以小铁锤轻轻地敲击着平头凿子,发出了清越而又清脆的“叮当”声响。

朋友阿廖一听这声音,双眸立马难以遏制地闪出了兴奋的亮光,他急切地向老人招手,说:

“来来来,请过来,给我一块麻糖。”

老人把肩上的竹篓子卸下来,佝偻着腰,用锤子和凿子,以一种开山辟地的专注,把那一块坚硬如石的乳白色麻糖用力凿开,将一大块递给阿廖。

阿廖把麻糖掰开一角,放进嘴里,“咔嚓咔嚓”地咬着吃,然后,以无限缅怀的语调说道:

“小时候,住在贫瘠的农村,莫说零嘴,有时连三餐都吃不饱。吃麻糖,就是每一个小孩梦里最大的缤纷。日盼夜盼

的,好不容易盼来了卖麻糖的小贩,偏又逢上父母阮囊羞涩,连半分钱也挤不出来。小孩见到来到嘴边的麻糖即将飞走,心里不舒服,就编首酸溜溜的小歌,在小贩跟前绕来绕去,翻来覆去地唱:‘叮叮当,卖麻糖,敲得老子心慌慌’,把他弄得啼笑皆非。更惹笑的是,我们竟然都热切地盼望自己能患上咳嗽症,因为根据民间的偏方,把麻糖串在竹签上,放在火上烤,烤得微焦以后,连同中药陈艾一起泡水喝,可以治愈咳嗽;倘若父母把麻糖当药来买,孩子便有食福啦!”

在大家欢畅的笑声里,谈兴极浓的阿廖又接着说道:

“其实,麻糖味道死甜,每次吃完以后,总有一大圈甜味不舒服地滞留于喉头。人到中年,吃这种甜食已成大忌;可是,每回看到它,我总想买一块,慢慢咬着吃时,童年温馨的往事,总会一一涌上心头。那是一个回不去的年代,然而,如今回顾,才恍然知道,所有的苦涩,原来都可以成为过眼云烟的。”

童年嗜食的零食,成年后再吃,不为嘴馋,只为咀嚼旧情。

当岁月把酸涩的葡萄化成醇酒时,饮着醇酒的人,回想葡萄的滋味,竟想不起它的酸它的涩,只记得它曾有过的甜……

(尤今)